



施彩惟馨

——施绍辰绘画60年

THE SIXTY YEARS OF SHISHAOCHEN'S PAINTING

江 西 美 术 出 版 社

施彩惟馨

——施绍辰绘画60年

THE SIXTY YEARS OF SHISHAOCHEN'S PAINTING

江西美术出版社



目录CONTENTS

花甲自叙	1
艺缘象牙塔	3
处女地的“实验性美术”	4
重返象牙塔	8
彷徨中的“休闲”艺术	9
令人欲醉的醇酿	39
“惯性”	41
群体肖像画的成功之作	52
年表	95
图表	97
后记——我的 21 世纪	101

花甲自叙

当代艺术史家恩斯特·贡布里希爵士，在他饮誉世界的著作《艺术的故事》中，导论开首第一段就直说，实际上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所谓艺术家，从前是用色土在洞窟的石壁上大略画个野牛形状，现在则是购买颜料，为招贴板设计广告画；过去也好，现在也好，艺术家还做其他许多工作。只是我们要牢牢记住，艺术这个名称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所指的事物会大不相同，只要我们心中明白没有大写的艺术其物，那么把上述工作统统叫做艺术倒也无妨。

贡布里希的坦荡与彻底是诚实的，所以他影响了世界。他的明示和挚友们的鼓励，使我斗胆以自叙的方式来说说自己艺术故事。因为确实是众多艺术家的坦白心迹、经历实验、相互交融共同构建了艺术这一概念。所以，诚恳的画家希望人们了解他的作品时，总想诉说更多的事情。

我迷恋油画已半个世纪，世态巨变、工作辛劳，人生百味皆有所体验，如今年逾花甲却时有茫茫，颇像时流的冲刷终将把带棱的石块弄成圆润的卵石。所幸，在人性的自我中一直保持着某种激情，使我有了情，也有所爱，让我无怨无悔，就像卵石还有着结构上的棱角，这确实是艺术的魅力。也与特别的时期和特定的地域相关。

艺缘象牙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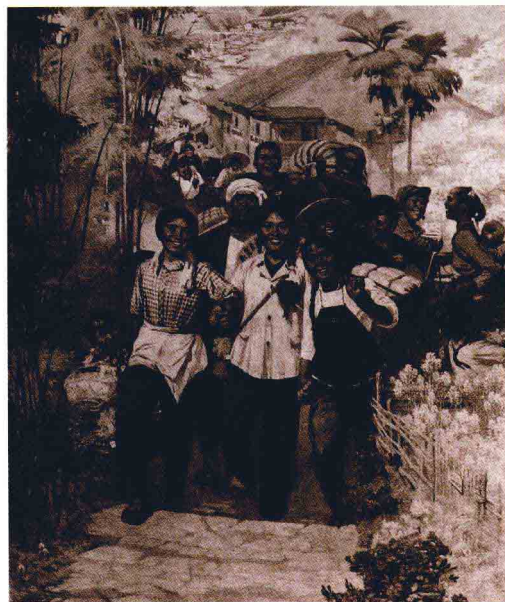
顽童时，摔坏了髌关节，卧床一年十分难熬，父母让我听音乐、临画本解闷。那是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家住淮海路的石库门弄堂，有二位音乐家，每逢周末畅开大门，让孩子们在小天井里观看排练，听觉入迷多了情，父亲终于给我买了一把小提琴。11岁迁杭州，初中美术老师每周带我去西湖边写生，视觉感应爱上了美，15岁考进当时称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附中，定了终生，这该算缘分。

孤山下附中四年，兴奋聚焦一点，练好基本功，考大学油画系。5年大学，油画于我的强刺激有3次：二年级时，留苏的老师学成回国作品汇报大展，那十来天，每夜有梦；三年级时，罗马尼亚专家和油训班结业大展，那一周我一直在临摹；四年级时，油画系首次分工作室，在留法、留日的老先生那里得知了更多关于西方艺术的故事。

虽然校园里也有不安宁的时候，我和有些同学也被划为“只专不红”一类，常挨批，但也有许多师辈保驾，最终，还是优秀学生。在当时，我算接受了中国最完整而系统的美术教育，自我感觉良好，十分自信。因为能在美院真正读完这9年书的学生是为数极少的“幸运儿”。所以，在我心中留下的是一座神圣的、理想主义的艺术象牙塔。



根据毕业创作油画改画的年画《话当年》



《花开三春回乡来》（水粉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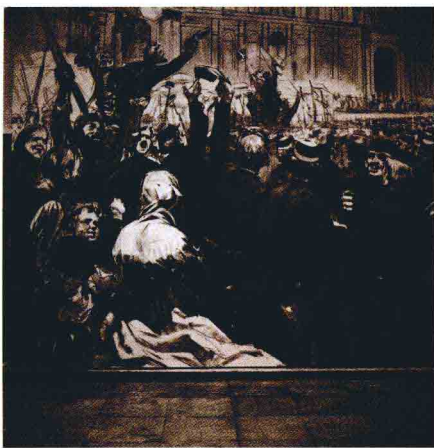
处女地的“实验性美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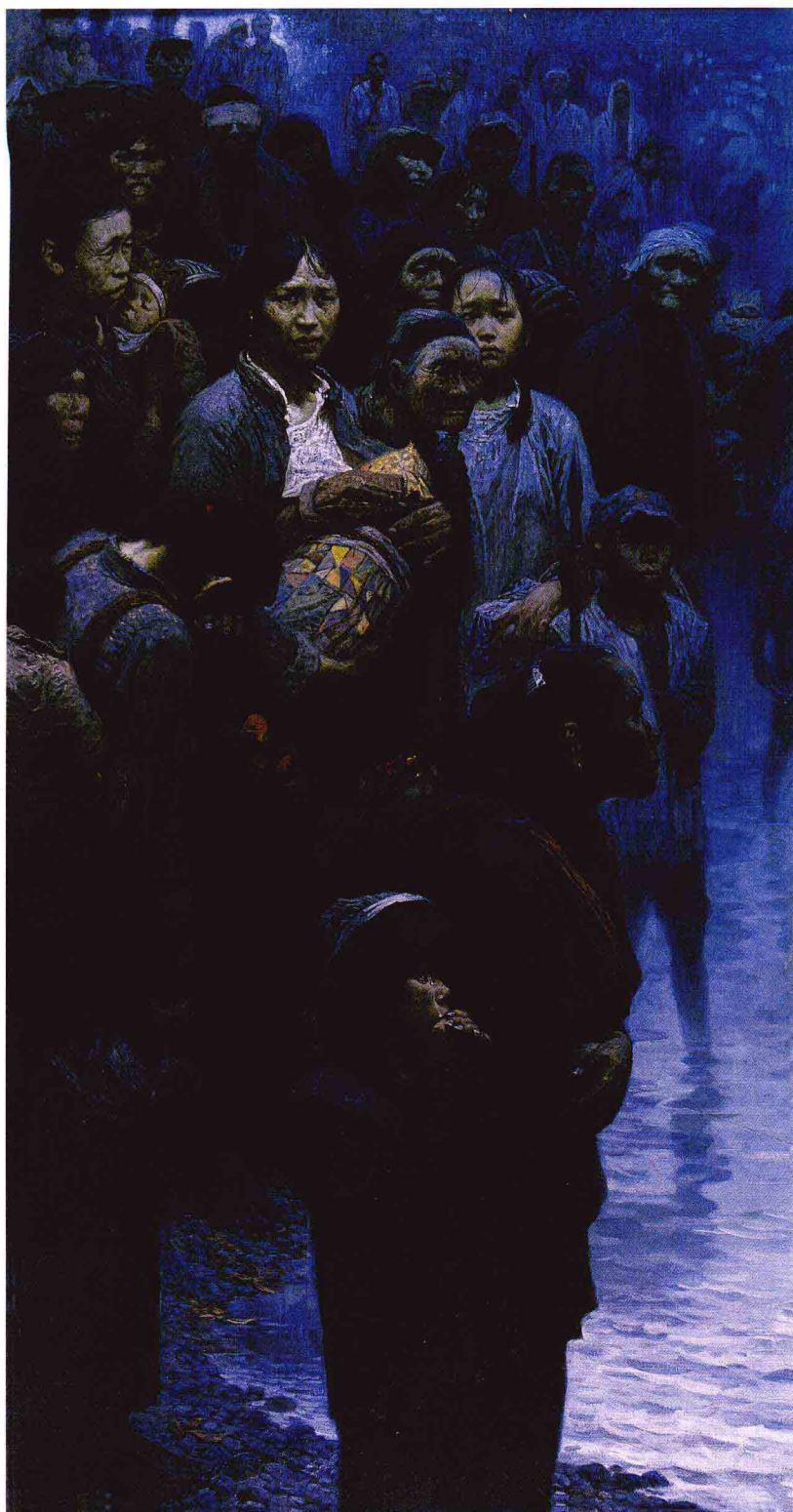
毕业分配到江西，那时叫“走向生活”，服从分配是天职。尽管江西改变了我去大学任教的分配约定，我还是带着两大纸箱画、画册、画具和一堆陈旧的油画内框去了基层，在一个叫做宜春地区歌舞话剧团的单位当美工。这一突然的改变虽然让我懊恼，但我有一句潜台词：“要深入生活，一切从新开始”。在团里，设计、美工、木工、伴奏、群众演员、装台、运输，我样样都干。好心的团领导了解我的情况，体恤我的专业，很快就给了我参加全国美展的机会，创作了第一幅油画《话当年》，经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展出后，选入了优秀作品画集。第二年调去省城八一起义纪念馆，又创作了第一幅革命历史画《年关暴动》，在激情中我起步于江西。今天来看这两件处女作，牛犊豪情犹在，直觉还算“可爱”。

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到来，油画《毛主席去安源》风靡全国，激发了江西革命历史画的兴旺。在我画完宜春整条街的巨型领袖肖像后，奉调省美术创作组，落点革命历史纪念馆。从此，我和一群年轻人仿佛成了一个初生的画家群体，在这片近乎原生态的沃土上，经历了一段特别的艺术生活。我们走遍革命根据地，做革命人，画革命画。命题创作，领导出思想，画家出技术，小将们则“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成为当时的一种模式，似乎像是一次特殊的艺术实验，也像是“抗大”再现。这对于我和一群年轻人却真是机遇，因为通过组织各种美术学习班去完成各类创作任务，我们有了一个可以不停地画画的天地，办“抗大”式的艺术教育，小将们可以补回失学的机会，圆一个学美术的梦，这正是我们极好的“掩体”。只有在这里，我们可以陶醉艺术，狂热油画，演练技艺，锻炼能力；在这里，我们友情纯真，豪情满怀，洋溢着处女地的勃勃生机，它是我们心中的艺术“伊甸园”。这里有几张残存的照片，留下了当年我创作的几幅作品的概貌，我总是乐意接受那些巨幅的群情激奋的宏大历史场面，可以想象巴洛克艺术的气势与张力和浪漫主义的热情与动感等纯属艺术范畴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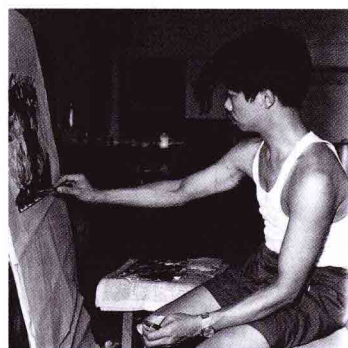
来努力品尝油画技艺的乐趣，借用形式与技巧的探求和嬉戏，既可刺激我们画画的情绪，亦可回避其他的麻烦与无奈，在当时，这是惟一的办法。现在回看这些作品，缺点是明显的，因为在整个历史展览的策划中，主导的作用常把历史画当作一幅放大的、档案中缺少的照片，是重大事件的想象与场景的编导，自然缺少深度而表面化，更没有作者自己的思想与见地，赶时间也常使最后的效果欠佳，单一样式的流行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那段激情的岁月和那个开心的群体会即刻显现在我的眼前，这些画大致会透析出“伊甸园”的气息和场景，也大致可以体察到我当年的寄托与追求，胆量与潇洒尚在，还是我年轻时的那副样子！那幅7米的“巴黎公社”，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未用色稿，勾成了一张连环画样的铅笔稿，就上了架，正当年富力强30多，这样的回顾是幸福的，也是自慰的。

今天我们来重新审视这一段的作品，我借用了贡布里希对现代艺术的“实验性美术”这一概念，以表示当年年轻人纯真的心理，但确实是在一种特殊年月和特别地方才发生的。这样的“实验”在轰轰烈烈中，失去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原则，实质上被简单化、庸俗化而成了实用主义；主题与表现也从概念变为粉饰，以至发生某种扭曲和篡改；对油画艺术本身的无知和瞎指挥，亦造成了外行的偏执和内行的困惑，甚至厌倦。这种实验在不断地加热中，失去活力并变了味。所以在离开江西前，失望与厌倦让我彻底否定了那一段的艺术，我将那一段的图稿、资料，点了一把火，烧了3个时辰，在跳动的火苗中，我又仿佛看到了第一把火，那是文革初，横扫“四旧”，我在校时画的素描、人体、油画、速写、学习日记等均属“批判”、“横扫”之列，被抄家后留者要去公示，只好烧了。我和站在身边的妻子说：“这两把火，实际上烧掉了我学校的9年和江西的20年。”这样的回忆真正是痛苦的，大概也就是江西这块纯朴的土地赋予我这刻骨铭心的温情与残酷的两极，江西才成了我心中的第二故乡，因为我在这里度过的是20年的最佳年华。





《依依亲人泪，茫茫赣水长》·布面油画



“实验性美术”创作

改革开放后，我和这群共度年华的“战友”开心地游走了赣南革命根据地，1984年春，画完了我在江西最后一张自主、自选并属于自己的革命历史画《依依亲人泪，茫茫赣水长》。我确实也说不清楚，像是对那一段“粉饰”的反叛，要回归历史的真诚和人性的真爱，像要把“神”回归到人，把历史交给人民……回归到朴素的现实主义？或许，还藏匿了自己与这块



告别第二故乡

《依依亲人泪，茫茫赣水长》·布面油画



沃土亲朋的复杂心态和多愁善感，我像走入了一段“反思”茫茫的时期。



重返象牙塔

1984年,应招返校任教,当拖载着旧家具的卡车徐徐临近南昌火车站大道的圆盘时,前面聚集着一片人群,走近时,我才发现,是我的年轻伙伴和几十位学生在那里等着为我送行。他们知道,这是车子必经的路段,我无法控制自己,失声于车中,仿佛应验了那幅最后的作品中的自我藏匿,带着那场“实验”中被误导的创伤和离别的惆怅,怀着回母校去求援的希望,来到了久别的杭州和熟悉的校园,想当老师又当学生,一切又重新开始。大概又是天意,巧逢浙江省美代会的召开,惜别20年的老师、老同学济济一堂。晚宴上,全体为我敬了一杯酒,祝愿母校复生,因为文革中母校已被砸烂。我已知,我的恩师已经为我作了安排,要立即挑起一副担子,美酒催泪,知恩图报,重振母校,义无反顾。

在红墙开门后的纷纷扬扬中,我回到学府,但我仍然茫然,不知所措。凭着“诚”与“挚”忙于教学,3年后,老师为我获得了走出国门的机会,走了两个地域,北非与欧洲,青春梦境实地感悟,是一种从未有过的震荡。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艺术与现实、观念与价值、文化与环境、人性与个性……是一段沉重的思考,不仅为自己,还有我的学校。毕竟在异国,我度过了50岁的生日。回国后沉稳地面对现实首当教学。因为我看到了现代,传统的美术概念已拓展成多元的视觉艺术,中国即将具备广阔的发展空间,教学必须有一个新的起点。改革基础教学编著教材、调整学校的管理、研究学生心理和建设新校这四项没完没了的工作均迫在眉睫。因此,我将两年多的国外思考与认识先移渗在学校整体改革的思路中。从返校到退休,16年的耕耘,重创了名牌,完成了“软着陆”。学校获得了“潘天寿美术教育奖”,成为文化部直属的重点学校。因为,在我的心中,她还是我理想主义的象牙塔。我自认,我真诚地报答了母校的养育之恩。



在附中门口

《曦》·布面油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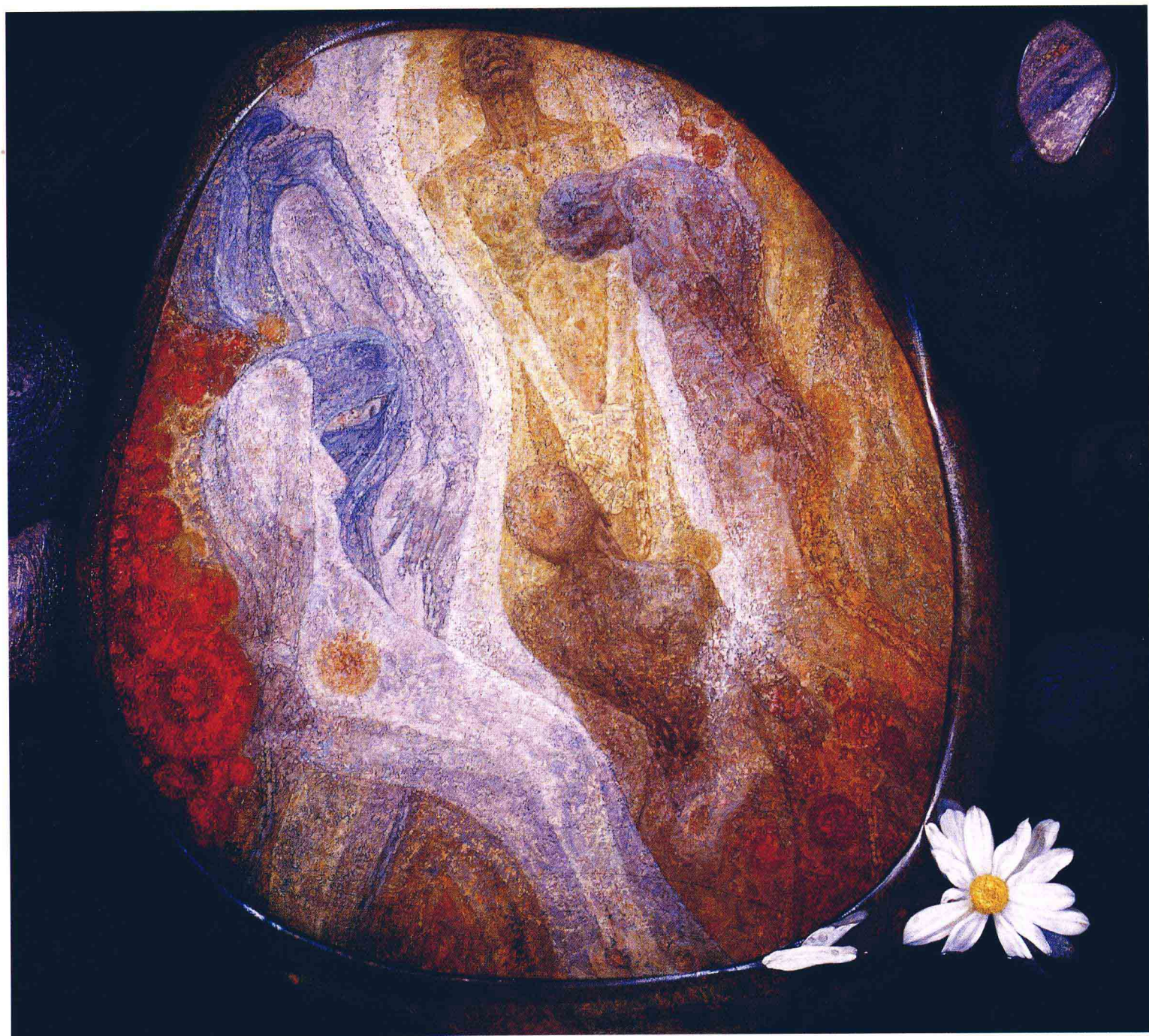
看望实习中的附中学生

彷徨中的 “休闲”艺术

1986年和1987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先后收藏了我的两幅油画《依依亲人泪，茫茫赣水长》和《王稼祥在延安》，对我是一种莫大的安慰，但我还是没有从那段革命历史画的“余悸”中解脱出来。以至，后来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李先生几次约我画一幅《井冈山会师》的想法也未能如愿，那确实是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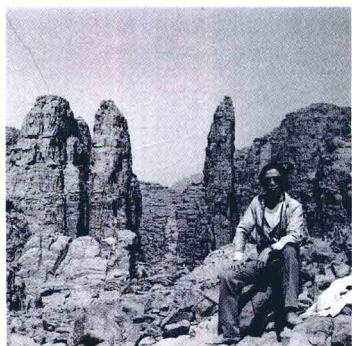
《雨花魂》·布面油画 ▼



附中联欢会上

校起步工作太忙,我害怕匆忙赶画又画不好,现在想来实在负疚于他。

就这样,教学这16年,我几乎在画坛消失,我的主要工作是基础教学研究。对于我自己的艺术,很少对人诉说。1988年春,我出国前,画了一幅油画《曦》,忆起了的还是老革命根据地的妇孺。1991年刚刚回国,赶制全国首届油画展的作品,匆匆画了《雨花魂》,试着从另一种视角传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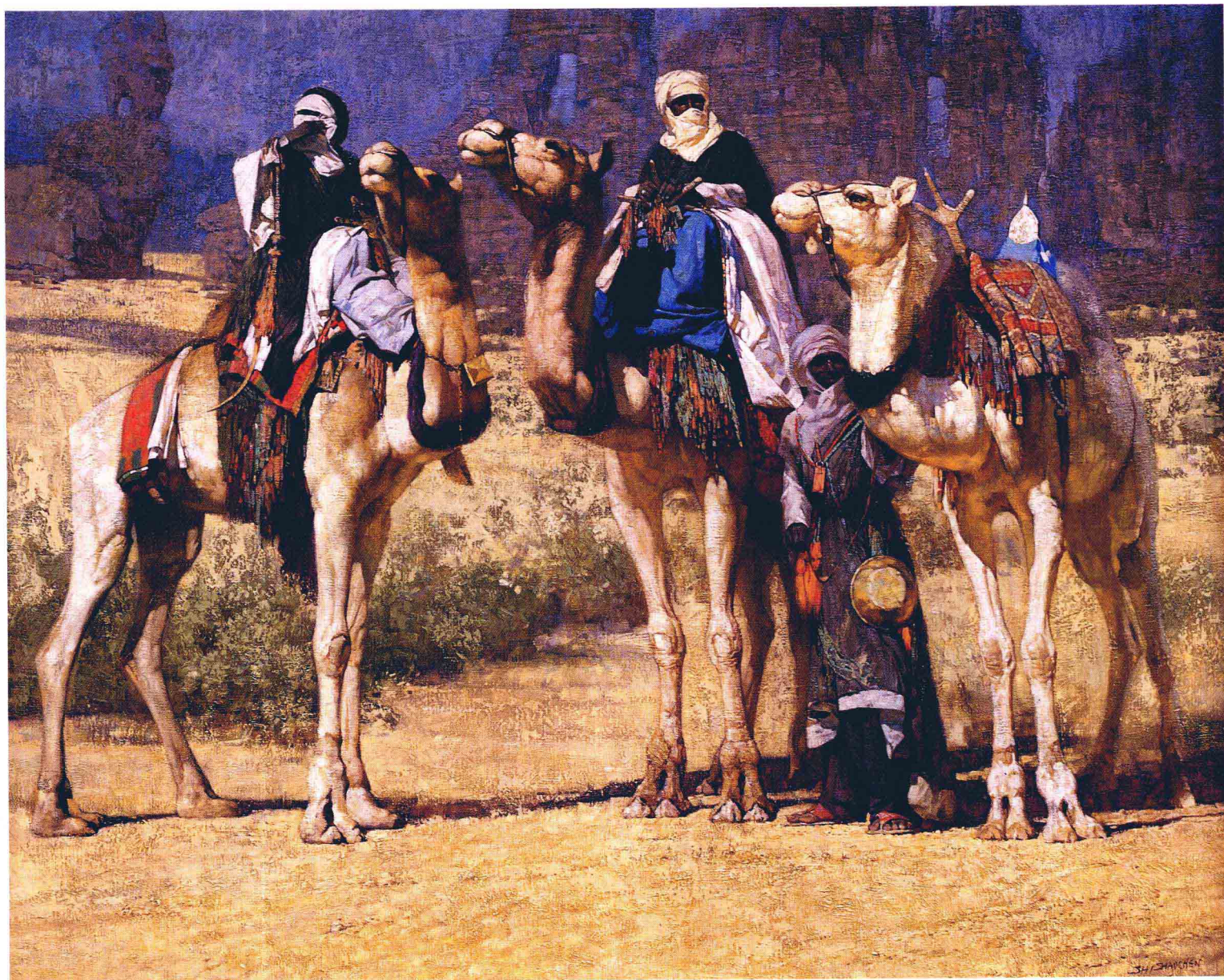


撒哈拉之旅

精神。其实，习惯了完成各类创作任务的我，要认识自己备感困惑与艰难。

正当中国的许多画家急匆匆地奔赴欧美以求了解和领略西方现代艺术的时候，我却遇着去北非“马格里布”（AL - Magbrib）的机会，就文化生态而论，它架于东西方之间，地处两大文明的交汇点。大概是浪漫主义大师德拉克罗瓦（Delacroix）的诱惑，使我走进了这一方伊斯兰的

《大漠·白驼》·撒哈拉生灵组画之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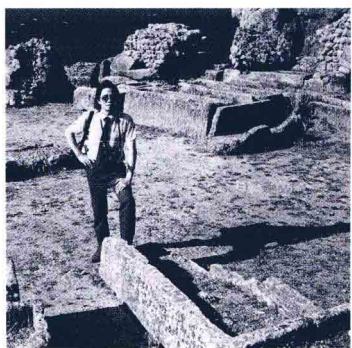


《大漠·白驼》·局部



撒哈拉之旅

圣地，度过了一年半难忘的岁月。那里遗留着不少古罗马时期的文化遗址，也残存着久远的迦太基人血缘，近代深受法兰西文化的影响，然而毕竟阿拉伯人融合了当地的柏柏尔人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所以，伊斯兰文化深入人心。地中海文明是人类的骄傲，但她东西南北之间有如此之大的差异，实在让人惊叹不已。我居住的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Alger）是一



地中海边

《大漠·白驼》·局部

座地中海南岸美丽的白色城市，她包容了上述的文化特征，古罗马文化是遗产，现实的生活是法式的穆斯林。但是，当我往南飞抵撒哈拉沙漠的要塞贾耐特（Djanet）和达马哈赛特（Tamanrasset）后，却见到另外一番情景：骄阳高照，晴空万里，赤石嶙峋，奇峰突兀；蓝天之下白驼悠悠，沙漠行者蒙面跋涉；还有那黑发乌睛罩面纱的少女，腼腆婀娜；雄姿英发的阿拉伯



《甘泉·圣女》·撒哈拉生灵组画之二·布面油画 ▼



共度艺术节

马群，矫健洒脱；苍茫无垠的沙丘、时隐时现的绿洲，无不令人心荡神驰。

在一片充满着灼热沙土的气息中，我深深地感受到原始非洲的文化有着匍匐在大地的母亲身上的虔诚与淳朴；当沙漠夜静之时，凝视篝火烛光，可以感受到撒哈拉沙漠的寂静与空灵；而在晚霞与明月互相辉映的苍天下和当地人同做祈祷，则仿佛能体验到真主的神威……这块贫瘠而浩瀚